

泰雅族宋神財訪談

訪談者：鄭安晞

受訪者：宋神財

【訪談稿】

訪談者：人生甚麼都要考試。

受訪者：讀書樂，實在是體會不到。

訪談者：累死了。你下次帶他們去做教育訓練甚麼的，到哈盆，然後巴福越嶺這樣，我覺得這樣子...

受訪者：到哈盆可能要三天兩夜。

訪談者：兩天一夜也 OK。

受訪者：太趕了。

訪談者：到 havun 那邊住一晚再出來。

受訪者：這邊去，到那邊睡...

(略)(弄茶水)

訪談者：三天兩夜也 OK 啦。

受訪者：然後第二天再到 lunpia。

訪談者：我是說原路出來。

受訪者：不要，沒有通。

(略)(弄茶水)

訪談者：第一天如過去哈盆的話，第一天住哈盆。

受訪者：對，那邊算野營。

訪談者：然後第二天...

受訪者：攻過去到 lunpia。

訪談者：先不用，第二天到哪邊，第二天到那個...

受訪者：福山植物園？

訪談者：不是，不同路。

受訪者：我知道。

訪談者：第二天到中嶺山的鞍部，旁邊有水源，有一個大平台。

受訪者：在那邊住喔？

訪談者：住一晚，你要三天嘛，三天兩夜，第一天住哈盆，去那邊認識哈盆環境完之後，弄好之後，隔天早上拔營，往上走之後走到中嶺山的半山腰，有一個大平地，旁邊有水源，然後再住一晚，然後在第三天走下去。

受訪者：中嶺到 lunpia 要多久？

訪談者：中嶺到 lunpia 大概，其實兩個小時就會到，下坡沿路一直下，他從崙埤部落後面那邊叉口那邊下來，後面一段變成產業道路，後面變成產業道路。兩天的話也可以，但是兩天的話，變成第一天要住在第二天的營地，然後第二天一大早就下去，兩天比較趕，但是兩天也 OK，三天的話就是……

受訪者：兩天的話就是來回。

訪談者：沒有，兩天還是可以過去，兩天還是可以過去，只是比較趕一點，三天是很輕鬆，三天是非常輕鬆。

受訪者：很多東西你光講光看，你實際去走，那個 3D 的概念再結合起來，那個感受不一樣。

訪談者：而且那附近，如果是我大概也會想三天，因為我以前，你看我哈盆大概去了七次左右，我每次走都有每次不同的發現，不騙你。

受訪者：不同的季節。

訪談者：對，而且最重要的是，以前我本來認為說，奇怪，到底 havun 的那個路，到底是隘勇線還是後來開的路，後來我大概確定百分之百是隘勇線，因為往裡面走，大概在一個比較不明顯的地方，一條小路上去，叫看到……

受訪者：隘寮？

訪談者：算分遣所，很大的分遣所。

受訪者：早期那個一號橋，二號橋，我說這種鳥不生蛋的路，還有吊橋？因為有那個 gon，小溪，現在變成你要下到溪再上來，差不多二十分鐘半小時，以前有吊橋的話……

訪談者：直接繞過去較好了。

受訪者：可能走過去不用一分鐘，所以差很多。林務局也實在是，怎麼講，早期連那個吊橋，就是日本人留下來的，都在，連基座甚麼都還在，那個你只要整修一下，不弄啊！覺得這段路那種價值不高。

訪談者：其實不會，其實我的個人看法是說，這種事要部落的人自己做。

受訪者：吊橋怎麼……

訪談者：不是，部落自己去經營這塊地方，怎麼去做會比較好，就見仁見智。

受訪者：現在變成說，上巴陵那邊的人摸黑過來打飛鼠，打一打又回去，有的就下來抓魚或甚麼，我們平心而論，發現到就是說，那邊過來的人，有點打跑戰術那個味道。

訪談者：打帶跑。

受訪者：對，甚至魚喔，都是用毒的，毒一毒就跑啊，問題是下游看到魚，人早就不知道跑哪裡去，連那個桶後越嶺那邊也是，宜蘭那邊了人就過來桶後這邊毒魚啊。

訪談者：毒完就走喔？

受訪者：對啊。

訪談者：因為像福山其實是真的是一個很棒很棒的地方，他要人文有人文，要歷史有歷史，要自然……，你看看，這條北差天山隘勇線也還在，哈盆越嶺本身之前也是隘勇線，但是他的隘勇線到了中嶺山那邊，方向不一樣，我後來有去找，確定是我講的那個地方。

受訪者：你講這一段，真的是，我有一次翻那個台北縣誌，佐久間佐馬太還來到福山國小，來接受那個什麼，就是第二次那個叫做什麼，理蕃，很多部落的受降大典，福山國小啊，那個操場。

訪談者：可是以前舊的福山國小不在這邊。

受訪者：在哪裡？

訪談者：在對面。

受訪者：耶？

訪談者：在卡拉摩即跟墳墓旁邊附近中間那邊，最舊……

受訪者：你看的資料是這樣子？

訪談者：對，對。

受訪者：不是現在這個位置？

訪談者：不是，最舊最舊的位置，大概是明治，大概一九一零前後。

受訪者：那就差不多，但是話又講回來的話，那個時候台車是在這一面耶。

訪談者：台車是後來的，更後來的事情。

受訪者：對啦！

訪談者：台車是更後來的事情，因為後來我……

受訪者：但是那個時候他上來是坐台車吶，不是？走路？

訪談者：那時候還沒有。

受訪者：還沒有？

訪談者：還沒有。台車……

受訪者：去查看看，這個台車。

訪談者：台車一直到，到理蕃完了之後才有。

受訪者：搓頭搓完他才敢進來，不然……

訪談者：對，對，對。台車永遠是在所有這些路，小路開鑿，或是這些……

受訪者：隘勇線。

訪談者：屈服原住民之前這些事情，要先處理完這些事情才有辦法去做台車，才有辦法去做林園開發。

受訪者：你看，從總督府，走走，他一定是先坐那個什麼……

訪談者：他坐台車可以坐到烏來。

受訪者：那時候烏來就有了嗎？

訪談者：烏來就有了。

受訪者：這個也要看，查一下。

訪談者：烏來就可以坐。那，如果烏來不能坐就坐船。

受訪者：坐船喔，以前的那個碼頭在哪裡你知道嗎？

訪談者：在哪裡？

受訪者：上龜山橋。

訪談者：對，差不多，就第二個龜山橋。

受訪者：嗯，上面。

訪談者：就是那個有以前的防洪道那裡。

受訪者：就是，那個啦，龜山發電廠的那個……

訪談者：對，入水口。

受訪者：不是入水口，是他的那個虹吸……

訪談者：虹吸管原理那裡。

受訪者：對，那個真的很有意思。

訪談者：因為我後來查是因為，確定為什麼在對面是因為，我在日文有查到是說，原本的，原本的 limoan 的監督所，是在那個……

受訪者：也是對面？

訪談者：對，在溪的右岸，後來移到左岸，那右岸是哪裡？右岸……

受訪者：就是以南勢溪順流而下的話的……

訪談者：對對對，右邊，然後後來移到左岸之後重新再蓋派出所再跟從新社，再把那個，等於是蕃童教育所移過來這樣。那我後來有真的去找那個。

受訪者：但問題是蕃童教育所，那時候看的資料是，一九多少？一八？

訪談者：沒有，烏來的來福山也蠻早的喔。

受訪者：很早。

訪談者：福山也蠻早的。

受訪者：但是比烏來晚，大概晚個四五年。

訪談者：但是也還算早的，也還算早的，如果跟其他地方比起來是算早，比如你跟 dagaulan 比起來一定是早啊。

受訪者：像我那時候看到那樣，哇，總督陪那個誰你知道？警部補的那個，算是那個什麼，警政廳的廳長一樣，陪總督來到這邊，接受什麼，哈盆那邊的…甚至於連上巴陵…小烏來這邊的都過來啊，受降大典，幹嘛？繳械啊！把那個獵具啊什麼……

訪談者：槍，獵槍。

受訪者：繳完了以後就，每個月就有那個啦！可以提啊！可以領油啦，麵粉啦，還有衣服。

訪談者：那因為後來我為什麼確定是那邊，我後來那一帶就是，那邊不是有一個墳墓？附近下面大概有兩三處吧！墳墓下面的左邊那邊有很大的平台，那我一直沒有機會問到很老很老的老人，可是就日文資料來講他是這樣寫是沒錯。

受訪者：那變成要有吊橋，以前那個水泥橋是吊橋。

訪談者：對啊，那以前吊橋在下面。

受訪者：靠左邊啦！就是水泥橋的左邊一點幾乎同高。那為什麼那個吊橋，因為以前我不知道，但是我看日文的結果其實這個地方是，以前的 *dunun* 這地方的路有沒有，事後來比較慢開的，最早進來其實是靠右岸走，靠山羊洞這岸走。所以那時候我再找隘勇線的時候，我有刻意去找右邊的部分，可是實在太陡了。

受訪者：對啊，那邊都是石壁啊！

訪談者：那以隘勇線的開法來講的話，右邊的機率比較大，因為它是要包圍原住民，那包圍的話，在溪的對岸跟在稜線上是最好的，你聽懂我意思嗎？部落在對...

受訪者：你是說從娃娃谷這邊過來，而不是說沿著寶清宮那？

訪談者：不是，不是，因為它是要包你嘛，它是要把你圍住嘛，那圍住我就是這樣圍你嘛，我如果到河的這岸圍你，變成我在下你在上，可是我在溪的話是你下溪之後再上，通常是這個樣子，所以說我那時候在寫論文的時候有注意到這一點。

受訪者：之前你在寫那一本的時候不是……你給我的資料，我看到有一個那個什麼，台北醫學大學還什麼，他們來...

訪談者：工業大學，就是這樣，工交大……

受訪者：還有台北工專嗎？

訪談者：對，台北工專。

受訪者：他們不是來這邊，然後分好幾組人馬。

訪談者：去那個……

受訪者：波露山啦！

訪談者：波露山，對，然後去北差的，還有去那個，拉拉山的。

受訪者：都是兩天一夜是不是？還是三天兩夜？

訪談者：三天兩夜。

受訪者：作為他們的什麼，畢業的成年禮？

訪談者：對，不過就以北台灣來講，其實福山確實可以做一些好的經營，確實是實話。你看看，哪有離那麼近的地方，幾乎所有的一些原住民，福山受外面的干擾又低，第二個，相關的人文史跡，其實也比外面要多啦！你雖然說，獅頭山有個紀念碑，跟你講獅頭山紀念碑也只有那個碑而已好不好，你只有那個……

受訪者：對，也是客家的那個……導演那個……

訪談者：上面做調查那個。

受訪者：叫什麼名字？跟我一樣大，瘦瘦的，他寫了一大堆東西，一下想不起來……

訪談者：哦！你說那個客家人那個，我知道你說哪一個，我知道，我知道你說哪一個。

受訪者：他那時候跟文建會還是科委會申請了不少錢，他去做那邊啊！

訪談者：那老人家說的話，以前部落是分得比較散還是比較集中？

受訪者：taiyal 裡面很清楚，很散。

訪談者：很散嘛對不對？

受訪者：就像我這裡，我最近的鄰居就李董，對不對？這很正常，這個血緣團體大概就這樣，以前我小時後我們家也是，很遠，你要自食其力這樣，有點像外國人那樣很注重隱私了，不像排灣族都是……

訪談者：集中，那麼集中。

受訪者：沒有，就算是在部落，每一戶每一戶的距離，會靠近一定是兄弟，一叢這樣，不同的 gaga 的話，還是有一些天然的，也許一個水溝這邊，一個山頭，一個稜線這樣。

訪談者：現在福山有多少戶？

受訪者：兩三百戶跑不掉吧！戶數是很多，但是大概一個鄰相當一個以前早期的部落。

訪談者：一個鄰？

受訪者：現在有六鄰嘛，第一鄰就是現在的那個下盆，第二鄰就是那個，學校那個，林望眼，limoan。第三鄰是葛木，就是卡拉木齊，第四鄰是 dranan 啊，還含前面一點點，巴福越嶺過吊橋那個，那都是第四鄰，第五鄰是李董這邊，我這邊第六鄰，我是第六鄰鄰長。

訪談者：所以一鄰一個部落？差不多？

受訪者：差不多，以前這個下面都是田啊。

訪談者：山坡都是田？

受訪者：就路，你來的那個路，下面都是田。

訪談者：水田？

受訪者：對！

訪談者：水怎麼辦？引？從上面引下來？從 magan 下面引下來？

受訪者：嗯，水沒有問題。

訪談者：以前這邊的人，宜蘭那邊會不會翻過來這裡。

受訪者：宜蘭的？

訪談者：像崙埤那邊的人，或是或是……

受訪者：一定啦！像我講那林義賢，他太太就是英士那邊的。

訪談者：bonbon。

受訪者：嗯，結果他岳父母要來看他女兒，打電話，從宜蘭打，叫他們來福山接，然後那時候我跟林義賢，我們還在烏來教書，說等一下放學，要去福山接他岳父母，他早上出發前打電話，他們走過來，然後他就在那個一個卡拉莫齊那邊接，就吊橋那邊等，他來這邊玩差不多一個禮拜，一大早，就回去了，他們家住在瀑布，就把他送，送到那個卡拉莫齊的吊橋，他從那邊就走回去。

訪談者：一天就到？

受訪者：對，不用送，不用送，九拐十八灣，那很遠耶。

訪談者：好遠，那個年代。

受訪者：而且你拐完的時候你還要再殺進來大同鄉……

訪談者：還要繞一大段。

受訪者：他習慣走這樣，還沿途還可以練身體，然後看風景這樣，頂多是拿一個竹竿這樣做個柺杖，就走得，老夫老妻這樣，邊走邊聊天。

訪談者：多久以前？

受訪者：民國七十幾年了。

訪談者：那路還不錯喔！

受訪者：對啊！像我剛剛講那個陳國策，以前福山的校長，後來當潘國文這邊的議員，有一次我在訪問他就在講，因為他太太是 **lunpia** 人啊，所以他是從這邊，親友團殺過去，在那邊吃吃喝喝，第二天，沒那麼趕啦，不像這邊這樣當天，吃吃喝喝以後再把太太背回來，這邊再請客。所以這些古道其實都是所謂的姻親道，就是以前提親的，就是最近的。

訪談者：沒有，先有路還是先提親？就是，應該是有了路之後……

受訪者：有路才有辦法，以前是獵徑啊！獵徑啊！打獵的路啊！

訪談者：你印象中，比如說，像哈盆這邊，還有巴福這邊，不是有那個很多像是以前派出所那個遺跡嘛，你以前去的時候那個建築物還在不在？

受訪者：建築物通常都在，但是可以看的出地基那個都爛了。

訪談者：都爛了，那屋子的形狀還看得出來嗎？看不出來？

受訪者：他的型啊，地基啊，都還在啊。因為通常他們這邊獵人在打獵，一是分開嘛，一定是約在那個地方烤火煮東西吃，所以我們兩個分開打了以後，講好到明天中午在那邊會合，就會講在哪一個什麼，你說什麼分遣所，在那個位置，所以常常會看到那邊，他們有時候會用一個雨布，蓋一些東西，也許米啊，調味料還在那裡，所以在那邊會合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你有獵物的時候就那邊現烤現吃，吃完再背回來或什麼，那有時候背不回來也是放那裡，然後下來再叫人家去，啊，就在哪裡哪裡，他就知道去哪裡，也是很明顯的地標一樣。然後你看喔，你從這邊慢慢有上去有一個印象，有一段就開始爬，大概五公里。巴福，然後到一個地方，是平的吧，開始爬坡那個地方，那個平平的一直走進去，其實就是走到塔曼山的山下，那邊有溫泉。

訪談者：那邊有溫泉？

受訪者：嗯，岩壁流出來的，野溪溫泉。

訪談者：很大嗎？

受訪者：嗯，到那邊去，在那邊泡湯啊，不曉得崩下來了以後有沒有垮？

訪談者：有沒有把它蓋住？

受訪者：不知道，但是我確定就是說福山，第一個講那個溫泉是真的啊！

訪談者：我知道你講的那個就是人造林裡面開始要往上陡上之後，有一個平等邀繞，像台車路一樣。

受訪者：對，一直走進去。

訪談者：那個就是，那條路我們通常是要去哪裡，那條路通常我們是要去模故山的路。

受訪者：模故山的感覺好像還在前面。

訪談者：對，它有兩個入口，一個在外面一點，一個還要再裡面一點點，它有兩個入口。它最後那邊有一個造林工寮，有一個鐵皮搭的工寮。

受訪者：因為後來不知道，我印象中大概十幾年前有一次，也是……也不是颱風，就是雨下得很大以後，整個那個塔曼山那個半山腰，整個都崩塌下來，然後整個河都黃黃的，因為到福山了以後就三江會合，那是因為中間這個，應該是甲貢。

訪談者：甲貢，扎孔？

受訪者：對，黃了啊！就變南勢溪也黃了，黃到那個坪林那邊也黃了，大概有將近一年，整條溪都黃的，後來我記得是管理局這邊用直昇機去灑種子。苗圃那個草長起來以後就，後來有一次又崩下來了，不過好一點，沒有那麼久。

訪談者：老人有沒有講說，因為這樣看起來，幾乎所有烏來這邊的部落，除了忠自是在右岸，還有 laga 是在右岸之外，都在左岸比較多，那有沒有老人說，像是桶後，以前他們住過，或是說類似像...

受訪者：桶後坦白講，最多就是到 laga 而已。連孝義都沒有，孝義是後來因為伐木的關係，住的大部分都是那些伐木工人。

訪談者：漢人。

受訪者：喔！已經規模扁到什麼程度？孝義就兩間酒家。

訪談者：哇！真扁。

受訪者：女人間這樣。

訪談者：會不會譬如說，你剛剛不是講說像金瓜寮那邊會不會去那邊？有沒有以

前那個部落？

受訪者：打獵會，會翻過去。

訪談者：就是現在的落鳳，落鳳……那個大同的後面那一帶。

受訪者：嗯，打獵會，獵區啦！

訪談者：但是沒有部落？

受訪者：甚至於到孝義以後，他們會往西坑這邊去抓山豬啦幹麻，有工寮啦，獵寮，那是幾乎沒有人住。說烏來五個村，就是孝義村沒有人住，實在是這樣子，沒有...而且你講的 laga，其實 laga 以現在...其實孝義跟烏來的分界是那個檢查哨前面那個凹，所以真正孝義村真的沒有 taiyal，因為 laga 也是算烏來村。

訪談者：對，laga 後來併到烏來對不對？

受訪者：本來就是烏來村啊！

訪談者：本來就是烏來村。

受訪者：對，但是很遠，因為我們家就是在那個什麼，我國小畢業的時候搬到那個現在天池溫泉那裡，以前就我們家一戶，剛好對面就是一個小瀑布，在那邊養豬，整隻這樣，光那個土雞大概養了五六百隻，就在天池溫泉，那週遭都是，就像這樣啊，就我們家一戶。

訪談者：所以照這樣看來，就以前的那個年代，其實台北的烏來這邊的部落其實沒有很……就沒有分的很……

受訪者：我查過資料，以前六百多人，後來八百，可能光復後才八百多人。

訪談者：那不多。

受訪者：現在坦白講全鄉五千多人，原住民也差不多兩千多，兩千四，兩千五，不到一半，漢人……

訪談者：漢人比較多？

受訪者：對，大概到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五，四十五是 tayal，還有一些布農族，什麼阿美族的。

訪談者：算錯是不是？

受訪者：對，對，後來才來。我是覺得人口的那個成長很緩慢，現在一方面就是說早期的那種戶政制度，你只要嫁出去一個女生就自動喪失了。

訪談者：現在應該有恢復吧？

受訪者：會，但是其實早期啦，後來嫁出去也不見得他會恢復。

訪談者：有時候甚至嫁到國外去。

受訪者：國外啦！那時候跟那個老芋仔結婚的也都自動喪失了！所以剛光復那個時候差不多嫁給老芋仔的，後來觀光發展了以後，嫁到日本的很多，然後那個美軍在打越戰打韓戰的時候，在中山北路設那個協防司令部的時候，很多的美軍他都會來台灣度假，也一堆就嫁到美國去，像那個清流原，就山貓公司的前身，大概民國四十年成立的時候，就很多泰雅的女孩子就...就嫁到日本去，所以，喔，我那時候在第一次到我們戶政事務所查資料，一千四百多，全鄉泰雅族人，然後那時候漢……那時候三千多一點，漢人大概一千六七百。

訪談者：漢人還是比較多。

受訪者：多，因為早期這邊伐木工人，腦丁，就進來，像信賢你看，對不對，哇！那個漢人的比例還在三分之二，**tayal** 才在三分之一，福山算是比例蠻高的原住民。

訪談者：對，就是到比較裡面了。

受訪者：對，但是也有一兩戶...

訪談者：以前是當警察的嗎？還是伐木的？

受訪者：應該是伐木工或是腦丁，警察以前這邊的漢人當警察的不多，反而是 **tayal**，就是日治後期的警守。

受訪者：像那個 **aon**，福原三號那個，他祖父就...他外祖父就學校的工友。

訪談者：蕃童教育所？

受訪者：對，應該有跨到，教育所，然後光復後才退休這樣。也是埋在那個啊，**dranan** 上來那個墳墓那邊，像 **aon** 的話這邊，因為他從小這邊長大，所以對這邊的狀況真的比我還要熟，他又喜歡放陷阱。

訪談者：到處跑？

受訪者：對，常常跟這些老人家聊天，所以他對這邊的狀況真的是非常熟。

訪談者：那個……陳正什麼去了？

受訪者：陳正榮喔？

訪談者：陳正榮他現在還有在博物館嗎？

受訪者：沒有了。

訪談者：他現在在幹什麼？

受訪者：也算是……其實他的薪水是在福山國小領，借調到？當國會指導員，縣政府又把他……國會指導員一定是在鄉公所上班。

訪談者：所以他現在還是在鄉公所？

受訪者：算，那時候你看他政大民族系碩士班讀完，他又退退休，從校長退下來，讀完了三年，三年就讀完了，他又恢復公職，又回任老師，這個算是台北縣很特殊，因為像他們早期師範學校畢業，他是仁愛高農畢業的，他以前仁愛高農有設那個普世科，兩年，民國六十年跟六十一年，各招一班，大概九十個人，他是第一屆的，所以他畢業後十七歲，就擔任公職，所以你看他退休的時候他才幾歲退的，民國八十七年，他差不多四十幾歲退休的，所以讀完研究所，反正他已經服務...大概有服務二十五六年。

訪談者：二十五六年就可以了？

受訪者：對，他一次退嘛！然後他現在要回任就重來，算一算的話，大概六十五，六十五歲的話，還有快二十年可以幹，然後更好玩，我真的是覺得很好笑就是中華民國的政府，銓敘的那種，你像他們這種回任的話，第一個月的薪水，怎麼起薪你知道？以你退休前最後一個月的本子最高薪起薪，用六二五起薪。

訪談者：那很高耶！

受訪者：不是，你拿到博士起薪是多少？那個碩士是四二五嘛，博士大概是四五零。

訪談者：那很高啊！

受訪者：很高，我們老師幹一輩子就是六二五，退休，他從六二五開始起薪，因為他又有碩士學位，他變成是六五零，六五零起薪，一起薪就是六萬塊，至少，然後再加加給那種，一個月大概八九萬，根本沒有事幹，越想越好玩。然後前面退休金也領，然後每個月領個八九萬，然後他要退之前又有一筆新制的那個退休金可以領，蠻溫暖的這個。

訪談者：打電話給他說今天晚餐靠他了。

受訪者：找無人。

訪談者：他平常也都是到處亂跑？

受訪者：對啊，幾乎。

訪談者：等一下要不要你帶我去找那個哈盆的那個，下盆的那個。

受訪者：什麼下盆？

訪談者：你說村長的那個。

受訪者：喔，可以啊！

訪談者：要去訪問他一下。因為我對於……

受訪者：倪阿彩？

訪談者：我對於他們家的遭遇，還蠻特殊的，你看，從桃園跑到這邊來，然後又被分成兩半。

受訪者：然後他爸爸帶他們過來，他爸爸有一次是晚上吧，去打獵還什麼的，打飛鼠，就是往屯路這個上去，就往信賢舊部落這個……

訪談者：我知道。

受訪者：不知道怎麼搞的，一個人，就摔，找不到人，找到的時候已經四腳朝天，然後從那個地方背下來，就從那個五重溪瀑布那邊下來，也是搬來這邊以後才走的。他媽媽是在那邊過世，還埋在……

訪談者：還埋在舊部落？

受訪者：對，所以我說福山植物園有時候真的是，很扯，其實福山植物園跟他們那個很近。以前那邊那整片都是他們的傳統領域。

訪談者：對啊！後來就是因為換地啊！

受訪者：換哪裡你知道嗎？就換那個 gongsguya 旁邊。

訪談者：那個崩場地旁邊？

受訪者：他說一戶，幾公頃？一戶大概兩公頃還三公頃？他們以前在那邊的時候，大概一戶大概有將近十公頃的那個保留地，來這邊一戶就是差不多兩公頃三公頃，然後有一次，我那時候，已經當老師了，快要過年，哇，以前部落本來是在馬路上面那邊，都燒掉，可能烤香菇烤什麼沒有注意就...全部燒掉，所以他們現在住的下面那個水泥房所有的鄉公所，先來我們這邊幫忙他們蓋，但是我看他們住那邊也是住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到福山教書的時候，會一直覺得很納悶就是說，大概福山的孩子，就是這邊的孩子……

訪談者：比較不快樂？

受訪者：對，那種挫折感……其實還蠻聰明的，但是就是因為可能他們的上一代

從那邊搬過來，然後感覺上被政府騙或什麼，鬱卒到有剩……，然後找工作又要出去，反正就變成老人家跟小孩子在家，那可以工作的可能整天喝酒或幹嘛不爽，有的就遷走了，所以單親家庭的比例相當高，犯罪率也很高，那個心性，穩定性很……幾乎沒什麼穩定性。

訪談者：現在呢？

受訪者：我那時候在福山在教的時候，碰到下盆的孩子，我有這種感覺，相對其他部落的，很明顯。

訪談者：至少跟福山比起來就差很多。

受訪者：嗯，有點像我在烏來國中小的時候，我會發現到說，信賢下來的孩子，那個流氓特別多，會喔，因為信賢這個部落很奇怪，因為他變成漢人跟原住民互動的那個機率……而且常常是被漢人吃得死死的，然後很奇怪就是說，烏來犯罪率最高就是信賢，很多孩子的父母親都是還在監獄裡面，現在小孩子，以前信賢那個種子學院還在的時候，還沒有說那個信賢國小還獨立，現在信賢國小畢業的到烏來來讀國中，老師都很頭痛，因為他的父母親也都是...對啊，但是很奇怪就是說，以烏來的那種首富，信賢都在前面，因為大概很多都是做那個包工業，做建築，像那個茂英有沒有，日月光那一家的，那老闆，他另外在烏來街這邊有一個，過水泥橋那個秀山飯店再過去有一個有電梯的那個，那也是他的，他是信賢人。

訪談者：原住民？不是？漢人？

受訪者：嗯，然後烏來這邊發生過的重大刑案，也都是信賢人幹的，烏來這邊產生的第一個法官……

訪談者：也是信賢？

受訪者：信賢。

訪談者：第一個博士呢？

受訪者：第一個博士的話……

訪談者：你說那個...

受訪者：烏來的。

訪談者：烏來的？

受訪者：應該是……還是忠自？應該是林昭光吧！目前來講的話，原住民來講，但是漢人的話有一個，留美的，就是烏來高家的，高什麼？高俊雄，讀

那個林口體育學院那邊。

訪談者：高俊雄。

受訪者：嗯。

訪談者：高俊雄是烏來的？

受訪者：烏來的，比我小一屆而已。

訪談者：他是原住民？

受訪者：漢人。因為他們家算是在烏來街開雜貨店，後來...

訪談者：高俊雄現在算是副校長還是校長？

受訪者：好像，還是教務長？

訪談者：對，他現在好像是校長。

受訪者：校長啦？

訪談者：他好像是校長。

受訪者：他哥哥好像也幹過代表會副主席還是什麼，那他爸爸高廷遠，然後他一個伯伯叫高茂原，這個人，哇，幹過新店鎮的鎮長，高茂原，也當過烏來國小的校長，後來到縣政府去，後來到省政府當那個類似山地……

訪談者：科的科……

受訪者：對，然後他全省這樣，所以他蒐集很多原住民的文物。

訪談者：現在還在嗎？

受訪者：走了啦！大概……

訪談者：所以我說，文物還在嗎？

受訪者：燒掉啦！有一次山貓屋……因為他後來這些文物就全部捐給山貓公司，成立文物館，那個第一任館長就是我爸爸，後來反正就是這樣子，有一年那時候我還在讀國北師的那個進修部，應該是民國八十一年暑假，剛好我們……我在澎湖，看報紙，哇，烏來山貓公司，那個什麼，昨夜什麼因為邊緣走火什麼導致，結果文物館所有文物付之一炬。

訪談者：全部沒有了，那裡面很多都很……，連那個 tayal 的珠衣，那一件，全台灣真的後來複製的我不曉得……

訪談者：原始的。

受訪者：才幾件而已，你可以算啊，對不對，順益博物館，然後新公園那個，中研院，這樣三件而已，看到的 tayal 的那個珠衣，再來就是山貓公司那一件。

訪談者：燒掉了，買不起。

受訪者：但是那個時候不會說感覺怎麼樣，現在慢慢就……唉，燒了就燒了，也不覺得……喔，那太多了，排灣族，連那個達悟的什麼，反正因為他全省各山地鄉都這樣，反正大概他最後退休之前在省政府任職，就跟原住民的那個事務有關，那我那時候在烏來要開始推族語的時候，族語教學的時候，他還來學校，還跟他談過，聊過，他很高興說原住民的語言可以在學校裡來推這樣，很高興，後來我烏來國中小的那個山地文物陳列室，我們也成立了，本來那時候尤清當縣長，五月大概五號要開幕剪彩，我就要打電話要邀他來一起參與，結果他弟弟就在烏來，就說，喂，那個你大哥最近忙嗎？他明天回來，走啦！明天要棺木送回來烏來埋葬啊！我說我要邀他來……

訪談者：沒有多久時間而已？

受訪者：民國大概七十七年，七十七年的五月…

訪談者：鄉誌有寫他？

受訪者：有啊，鄉誌裡面有一個，他就是立那個什麼慰靈碑那個，第一個名字就是我祖父的名字，他那時候自己也有感覺，就是去南洋打仗沒有回來，他自己自備啊，在那個烏來公墓那邊弄一個那個，竟然有人去把它打破，我也搞不清楚，打破就打破。烏來這邊其實真的有一些人，像他弟弟，叫高茂原，喔那個照相照了…他很年輕就開始，所以烏來很多老照片。

訪談者：都是他。

受訪者：對，我一直想要去訪問這個家，因為也年紀大了，他可能也快八十歲了，我跟他很有得聊。

訪談者：因為都生長在這個地方。

受訪者：連我祖母，我祖母的爸爸他都有拍到，因為我祖母是忠自人，然後我祖母的爸爸以前忠自的老頭目，個頭也很高，都快一九零。然後我外婆，他們年輕，因為以前在部落都會成立那個青年團什麼。男的男的，女的，女的這樣，那時候我祖父要去那個 niya 選青年軍，照片都有。

訪談者：所以他算家裡還有很多這種私藏的這些很老的這些東西。

受訪者：對，平常他也不會那個，偶爾散散步這樣。

訪談者：你說他現在住哪裡？

受訪者：部落跟瀑布中間，有一棟獨立屋，靠右手邊假如過去的話，高茂原。你從環山道路走回去的時候，右邊有一個獨立屋，貼瓷磚是有點肉色的，有養狗。他平常可能要電話先聯繫以後，因為他們家以前在烏來街，哥哥在旁邊開雜貨店，他是開什麼樂山莊什麼。

訪談者：旅館？

受訪者：嗯，因為不知道怎麼搞的，住那邊不習慣就搬過來這邊，然後他媽媽是以前那個臺大醫院的護士，早期日據時代，所以烏來這邊的人幾乎都是她接生的，產婆。

訪談者：產婆，所以算平地人來山上算蠻久了。

受訪者：很早，烏來高家算是最早的，所以為什麼高俊雄對 *tayal* 的東西會有興趣，就是他的生活經驗裡面跟泰雅族互動，有一次在哪裡，也在台大，好像類似一個研討會，他做那個和平鄉的類似織布這方面的研究還什麼。他現在是校長，烏來這邊的博士大概他一個，還有一個姓簡的，但他可能是研究理工方面的，然後就是黃淵國跟林昭光，其他猴囡仔我就不曉得了。

訪談者：比較年紀小的？

受訪者：對啊，連我學生那個，以前跟我一起畢業，政大什麼系，大概是跟商業還是經濟方面。應該還有啦，因為我們現在鄉公所有一個類似那個什麼，好像原民會那種的，你有考上碩士，沒有，他有可以申請補助，碩士畢業一萬塊。

訪談者：所以你沒有從這邊走去崙埤過？只有到哈盆過？

受訪者：去到哈盆，第二天就從這邊再回來，沒有翻過去，這邊也是啊，只有巴福越嶺從這邊下來。